

乡愁大理



门楣之上的剑川

■ 王晓云 文/图

剑川，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一座城。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仿佛总跑去剑川采访的路上。从沙溪寺登街进入2002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基金会“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剑川沙溪复兴工程颁发“杰出贡献奖”；从剑川海口第三次发掘现场，到海口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从在狮子山村采访木雕金花段海慧，到在沙溪采访最后一个马锅头李德民；从在赶往兰溪镇路遇薄冰车打滑，到奋力登至千狮山狮王前美能达相机因气温过低无法启动……至今再来，弹指二十余年的时光悄然而过。

依然是秋天，依然是阳光明媚，从高速公路口往下拐，墨斗山依旧，但如今周围多了许多新建筑。一入古城，居然在一场大雨中迷了路，只能在棋盘式的街道间往来，透过雨雾重重的车窗玻璃，终于认准了剑川宾馆，借此一枚“图钉”定位，我的脑海里闪过两张二维地图堆叠在一起的数码动画，迅速地记忆中的剑川与眼前剑川精准重叠。

华灯初上之时，有人喊我去看石宝山歌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古城的石板路，在暮色里泛着微光。近百米的路程再往右一拐，剑川楼前，一方舞台早已搭建好，以青山夕照为幕布，天光云影，锣鼓声声，搅动得周围的空气都热烈起来。台上声声唱，台下声声和，台上台下根本分不开，完全成了音乐与歌声交汇而成的欢乐的海洋，因此哪怕在深秋露天的广场上看表演，也未感半点寒意。

乘着歌舞的余兴，顺着散场的人流，我漫步在灯火阑珊的南门外。街头有许多小店开着，朝里一望，温暖的灯光下，多是笑语欢颜，也有专门售卖木雕小件、绣花鞋的店面，都透着浓浓的剑川味道。三三两两的店面

之间，间或还有普通住家，青石板，老房子，大门紧闭或半掩，或三层重檐，或简瓦覆顶，无一例外的，都写有工整的对联，字画，有些特别有来历有故事的，还悬有匾额。每走过一家，都能感受到这户人家的温润家风扑面而来，有时，我都能想象走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儿。

是的，跟当年一样，让我最感激的，依旧是剑川这些街街巷巷里，各家各户的匾联。由木雕、楹联、书画组合而成的门楣，仿佛精美的书籍扉页，总是吸引着我想去细读这一个一个诗书传家的故事。

对于剑川木雕最深的震撼，源于海口遗址数以千计的木柱。2008年4月，当我站立于海口第三次发掘的探方前，凝视着近4000年以来的历史堆叠、1350m²的探方、2000多根木柱、横木和木构件时，考古发掘队领队闵锐告诉我，“这也许是全国最大的‘干栏式’建筑遗址”，彼时，心头闪过的就是民谣“丽江把把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如此悠远的源头，“源远流长”的剑川木雕，着实不简单。

如今再看，剑川木雕有着完整的发展脉络。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元明时期，均为剑川木雕工艺有长足发展的时期；及至清代，剑川木匠的足迹遍布云南七十余县和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乾隆年间张泓的作品《滇南新语》中记述：“滇之七十余县及邻滇之黔、川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川也。”清吴大澂《滇南闻见录》载“夷居，夷之富者，屋与汉人无异。”而这“无异”的背后，正是剑川木雕架起的文化之桥。北京、西安的皇家园林，以及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屏风，昆明金马碧鸡坊、筇竹寺、建水孔庙、丽江木府等地的木雕构件，大都由剑川木匠建造。剑川木雕匠人，以斧劈刀刻

的拳拳匠心，将剑川的名字，刻在了中国的建筑历史之中。

1996年，国家文化部命名“云南剑川”为“中国木雕艺术之乡”；2011年，剑川木雕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剑川木雕技艺最好的肯定。

第二天早上，在沙溪欧阳大院前的小广场上，几只木雕与铁艺混搭的木椅，十分惹眼。乍看传统，再看前卫，续而还有那么一点点童趣，与周围的白族传统建筑，达成了一种奇特的和谐，大家都纷纷坐上去拍照留念。

白天的行程完成后，返程时听说制作木椅的施顺华师傅，在甸南还建有一座当代木雕艺术馆，他也刚好在馆里。于是，在夜幕下，我们沿着田间的一条木栈道，拐到木雕艺术馆拜访参观。施顺华早在门口等着我们。他与我心里勾画的木雕艺人形象略有出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白族小哥，不善言谈，在一下涌进来的一大堆人面前，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羞涩。

可是，一进到他的木雕艺术馆里，尤其面对那些从他手中雕琢而出的作品时，他的眼睛变得格外闪亮。这位年届不惑的非遗剑川木雕技艺传承人，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学院委员会会员。2014年，曾赴中央美术学院深造，从此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在他的刻刀下交融，既有古朴的纹饰花样，也有充满现代感的抽象雕塑。展馆的一角有一轮朽木，斑驳粗糙的肌理雕刻了时间的模样，施顺华的巧手让朽木“长”出了一丛蘑菇，朽木仿佛立马有了生命，岁月也温柔起来。

历史和现实两相映照、精彩绝伦的木雕，厚实而又笃定地撑起了剑川人家的门楣，并以精湛、传神的木雕纹样装饰，“雕得金龙腾空舞，镂出金鸡报五更，刻成百鸟枝头唱，雕得百花引蜜蜂”，然

后任岁月在其上或颦或笑，或泪或歌。

如果说木雕是剑川人家门楣的骨架和基底，楹联便是流淌在骨架里的丰润血脉，让普普通通的木头，有了触目可及的温度，让沉默的门楣有了风骨。剑川人家的四季祈愿、家风家训、人情练达，一半都藏在楹联的气韵和格调里。

在剑川，春联是要“手工制作”的，家家户户都是自撰自书的定制版。听说春节前，最热闹的事就是写春联，烟火市井之中遍藏高手，能写一手好字只是基础“标配”，真到写春联的时候，还得要对仗工整、立意高古，能够出奇章妙句，不落俗套才叫出彩！

晨光打在檐角，青瓦泛着淡淡的金色，早间的剑川古城宁静安详。再一次，我又来到西门街漫步赏春联。

每走一家，便读一遍门上的春联。“有意红梅添春色，多情绿竹报平安”“风和日丽春常在，人寿年丰福永存”“一室书香能醉客，满窗月色可吟诗”……有的笔意苍劲如松，有的落笔清秀似竹，或古雅或质朴，一条街走下来，倒像是看了一个书法展览，让我大饱眼福。文脉在日常生活中如此鲜活流淌的地方，实在是不多见。难怪央视纪录片《楹联里的中国》第一集就介绍了剑川楹联文化，镜头里那些贴在门上的红春联，成为了剑川最亮眼的文化符号。

当然，这份底气并非凭空而来，剑川历来文人辈出，名联辈出，其中最为人知的即是赵藩先生的“成都武侯祠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寥寥数语，联意深刻，既赞武侯智慧，又含治国哲理，一直被广为传颂。犹记早在2002年，“攻心联”诞生100周年之际，四川曾举行了大规模的系列活动，由此可见，剑川楹联的气韵，早在百年前就飘向了远方。

张旭先生“不作文明始，恐将野蛮终”一联，本为张旭先生自勉勉的座右铭，如今再读依然振聋发聩，更感一片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下关将军洞联“山鬼国殇，邓子龙题诗解怨；京观庙食，阁逻风重义存恩”，为剑川布衣学者杨延福先生撰写。这副对联用典贴切，对仗工整，并从历史的高度体现了剑川楹联文化中，中华民族骨肉相连、心意相通、情谊相惜的价值追求。据说在落成之时，杨延福老先生没有署名，书者马福民老先生也没有署名，只是落了“剑川沙溪古建队敬立”，一时传为美谈。

在剑川的门楣之上，书画亦是一个温暖的存在，一笔一画间汇聚山水诗意，淡淡相宜的淡彩中传达生活温情，

有了它，整个门楣的眉目和表情都瞬间生动起来。

寺登街兴教寺明代精美彩绘壁画，明代才子杨升庵、李元阳同游兴教寺、题写“海棠诗”的文坛雅事，秉笔而书昆明大观楼长联的赵藩……剑川的书画传统，根基深厚得让人惊叹。

此行最末一站，是专程去桑岭看古木。村口的高地上，两边参天古树虬劲舒展，浓荫泼洒间围出一条浑圆通道。恰如舒婷《致橡树》里“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那种苍劲姿态里藏着的相守与坚韧，正是满庭古树精气神的写照。数百年的时光雨打风吹去，桑岭古木依旧亭亭如盖，渐成静默的传奇。

漫步在百年古树的林荫下，同行的王老师和聊起了关于书画的往事。王老师说她离家去下关上大学的第一个冬天，一直疼爱她的奶奶离开了人世，寒假回剑川过春节，她将满腹的思念化作笔下一枝淡墨兰花，贴在大门上，并在另一侧门上写“年年岁岁花相似”。隔天，邻居爷爷路过看后，对她说“孩子，你跟奶奶感情很深啊！”本来一直绷着的她，听了这话瞬间破防，热泪夺眶而出……奶奶离去后的日子是如何的“岁岁年年人不同”，心底的追思多么的绵密浓烈，她没有说出口半个字，门扉上的兰花和诗句，却把她的心事款款道来。听王老师说的时，我的心底也像有一根极细极细的弦，被轻轻地拨动，深深地共情于这种血液于水的亲情，根脉不断的传承，和这种浸润人心的文化根性。王老师说：“在剑川，一笔一画都有人懂！”信然也。

王老师还告诉我，在剑川，书法练习、楹联创作经常都是学生们额外的“家庭作业”，日复一日地在字一句句间，磨炼心性，磨炼意志，才能锻造出不一样的品位和格调。果然，剑川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诗、书、画、文等方面硕果累累，以及由此生发出难得的文化韵味，都是有着厚实积淀的。

木雕、楹联、书画为魂，还有匾额、石雕、甲马并陈，于是整座镇性情与韵致，便都凝聚于这一方精美、典雅的门楣之上。门楣之上，是历史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是家风的延续，是乡愁的印迹。这门楣之上，承载着无数剑川人从心底生长的一种无形惜惜的力量——那是一种足以浸透岁月甚至跨越时空的，绵长而又生生不息的精神与情怀。

与此同时，那个被我儿时为之牵挂的、为之喜爱的剑川，依然在岁月的河床上生长，缓慢而又轻盈，巧慧而又多维，丰沛而又壮硕。

正因她年事已高，才应该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白内障，眼睛看不清，生活质量必然受影响。我宁愿担点风险，也要让老人的生活质量高些。”

那人向李桂科竖起大拇指说：“李医生，也只有您这种没有半点私心的人，才敢做这样的善举。我真佩服您！”

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拍了个专题，说的是李桂科与山石屏的故事。视频开头便是曾信开老人在村口等李桂科回来的镜头。

视频里，曾信开说：“李医生，我天天在桥头等你，我想你呢！”这几句朴素的话语没有半点矫情，曾信开老人把李桂科当成了可以信赖的儿子，几天不见他回来，就在村口等候。

视频里，还见李桂科手持推剪，熟练地给曾信开老人理发。他说：“我晓得你喜欢推光头。”

此时的曾信开，已做了白内障手术，才能独自走到村口等候李桂科归来。

多年来，李桂科花在心理康复上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相对于身体康复，心理康复需要的知识储备更为丰富，也更考验人的耐心和心理承受能力。

在山石屏麻风院疗养的治愈者都是些无家可归之人。有些人有家，却归不得。他们内心孤独、寂寞、无奈，有些甚至患上了抑郁症。李桂科总是在细微的事情上照料他们。比如陪他们说话、编辫子、给他们洗衣服、洗被子、理发、剪指甲、泡脚、清理溃疡，带他们到医院检查，做白内障手术。

杨翠莲得了胆结石，李桂科又安排她到大理州医院做手术。胆结石手术后，又得了胆管结石。李桂科又让她的家属悉心照顾，住了四十五天院。

过年过节，李桂科又亲自给每家每户写春联。他写的春联也很有意思，都是根据各家的情况编，颇有创意。

李桂科笑笑说：“你说的这些风险因素，谁都不敢确保没有半点失算。但

红雪梨熟了 | 陆向荣

红雪梨熟了 树丫的空窝里 有过雏鸟出壳的秘密 凋零的叶片上 留着蚂蚁吻过的痕迹 我的耳边似乎还残留着 三月里梨花的芬芳 和写给梨花园的 一首情诗 红雪梨熟了 一阵风吹过山野 摘梨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 欢声笑语中 满坡的红雪梨 像一盏盏红红的灯笼 将初冬的清冷 和村庄的寂寞 一一捂暖 红雪梨熟了 摘一个放手里 红红的红红的 那是阳光的颜色 马鞍山的红雪梨熟了 咬一口到嘴里 甜甜的 那是山泉的味道 红雪梨熟了 点缀寻常人家 柴米油盐般的寻常日子 树梢的空隙间 风仍在低声吟唱 期待下一个春风浩荡的季节 喝一杯香醇的雪梨酒 醉倒在梨花飘雪的夜里

寻梦东草海 | 张泽荣

初冬 诗意盎然的千顷湿地 蜿蜒悠长的十里长堤 翩跹起舞的成群候鸟 横跨水面的三十六孔桥 无数次出现在梦中

所有的期盼 所有的追寻 所有的执念 都在这里瞬间释然

那些沉默的心事 那些无言的惦念 那些深藏的情怀 在心底凝成了一句话 在这匆匆流逝的时光里 只为遇见你

写给十二月 | 字加华

停下脚步回望 走过春的浪漫夏的繁华秋收获 以雪的洁白孕育 下一个春天的故事 远山顶上的风车 飞速旋转 一如我走过的岁月 留不下半点痕迹 只有斑白的寒霜 告诉我岁末已临 此时 正午的阳光 炙烤着围栏下独坐的我 几片枯萎了的黄叶落在脚下 弯下身去 捡起 一枚写满故事的落叶 用一串词语拼补长短的诗句 夹进诗册 定格心间

夜色 | 阿尼姑娘

夜风 射出寒霜的穿透力 把夜吹得极薄 极薄 远山 披一条银灰色纱衣 一半妩媚 一半朦胧

山下 流水潺潺 不分昼夜倾诉着往昔 寒风骤起 刺骨的疼痛 分不清 是冰凉的脸颊 还是千疮百孔的疲惫

发丝在风中凌乱飞翔 缠绕了脖颈 缠绕了蛛网 也缠绕了那些远方

低头 泪珠砸碎石岩 腾起思念的巨响 仰头 夜空中有你的模样 任我如何狂奔 都走不出你目光的疆域

校园新荷

读书让我感受到更多幸福

■ 茶琳惠

我很喜欢看有关历史和侦探小说，也常常沉醉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妙的世界，我像是一只飞鸟，翱翔于书中的苍穹。我想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乐于助人，自信开朗。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一回到家就看到不远处忙得满头大汗的奶奶。奶奶的腰就不好，虽然爷爷不怎么让奶奶干太重的活，但病痛和农忙的劳累还是让奶奶的身体有点吃不消。我赶忙跑了过去，给奶奶捏起了肩，过了一会，看着恢复过来的奶奶，我又赶紧去煮饭。

天快黑时，我才把菜做好，看着爷爷奶奶吃得香，心里很开心。吃完饭，我又去把碗筷洗干净，给奶奶接了盆热水，泡泡脚，恢复疲劳。奶奶看着我慈祥地说：“你长大了，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愉快地答应了。

听了奶奶的话，我常常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同学捡起掉在地上的文具，随手捡垃圾，拾金不昧。我相信，微不足道的小事，汇聚起来也能成为浓浓的大爱。

(作者为永平县厂街乡中心小学小學生)

《汤姆索亚历险记》与拾垃圾

■ 姚元浩

近来，我沉醉于《汤姆索亚历险记》那引人入胜的世界之中。马克·吐温先生以其灵动之笔，为我们描绘出汤姆·索亚充满冒险与成长的童年岁月。从他的经历中，我体悟到勇敢并非毫无畏惧，而是即便心怀恐惧，仍能果敢前行。

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决意去做一件看似平常却意义非凡之事——捡垃圾并将其投入垃圾桶。

我戴着手套，行至附近街道，开始拾捡散落在人行道上的各类垃圾，诸如废纸、塑料瓶、快递箱等等。我弯腰捡起一张揉皱的纸巾，接着又发现一个被遗弃的塑料瓶，我仔细于草丛中探寻，不放过任何角落。

我沿路前行，汗水渐渐额头，却未停止手中动作，不停地捡起被风吹落的宣传单、吃剩的果核、破旧的玩具零件等。每捡起一个垃圾，似乎都能感受到街道在一点点重回其原有的美丽，我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成就感。

此次捡垃圾的经历使我深切认识到，爱护环境绝非空洞口号，而是要从身边点滴小事、从每一次正确处理垃圾做起。

(作者为祥云县祥城镇城南社区小學生)

(选自州委文明办、州教体局、州文旅局、团州委、州文联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大理“读好书 做好事”青少年征文活动获奖作品)



李桂科就是这样，耐心细致地与麻风康复者和家属对话，解除他们的心结。就像老师对待顽劣学生般，千方百计引导他们。

孟胜清儿子半信半疑地来到县医院，李桂科早在医院门口迎接，把他带到眼科交给医生。

李桂科说：“这是孟胜清的儿子，来照顾他爹！”县医院热忱地安排了孟胜清的手术，并在各个环节给予照顾，让他们感到在冬日阳光般的暖意，父子俩很感动。

恢复光明后，孟胜清找到李桂科，当面向他表示道谢，不仅还了他光明，还让他如沐春风，享受从未有过的善待。他还向李桂科道歉，因为自卑，还跟李桂科拉扯扯扯，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李桂科拉着孟胜清的手说：“您老说哪里话，这都是我应当做的。现在手术成功，看什么都清清楚楚，这不是挺好嘛？”

麻风康复者都有过痛苦的治疗过程，长期处于压抑、孤独之中，或多或少都有心理问题。要么是担心没有彻底治愈，要么是担心外人的嫌弃。很敏感，也很自私，和他们打交道并不容易。李桂科理解他们，时时处处都照顾他们的情绪，对他们循循善诱，极具耐心和恒心。